

目 录



卷前小引	葛兆光 1
摇一竿星星当灯烛	胡晓明 1
黑暗深重之际的烈士之思	1
唐诗发现了无限	4
就是青山,就是明月	7
生命的展开的美	9
诗人以来罕有此作	11
清旷之美	13
生命开花的时候	15
浪漫高华之美	17
一部中国哲学史	19
纤尘不到的世界	22
乡愁与英雄气	24



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	26
对苦难生命的疗治	28
人生在世,要尽气尽才,也要 尽心尽情	30
英雄精神的宣言	32
月光下的银白色	35
有情与无情之间	37
高贵生命的自由	39
有情宇宙之大情种	40
中国最好的饮酒诗	42
不可一世的美	44
古老的中国人情	47
人生的真实底色	49
落花的政治意象	51
仁者爱及万物	54
杜诗的音韵与阿炳的音乐	56
没有母亲,如何不可悲?	59



一边是宛转蛾眉,一边是高头大马	61
女性的美与权	67
无限的苍凉,无限的温馨	69
有情世界即一大漂泊	71
雨世界与愁世界	73
杜牧的佳诗与黄蓉的美食	75
好山水与好性灵	78
中国快乐人生的诗品	80
历史走入美的房间	81
江南的才子与风光与深情	83
老杜也写不出的诗句	84
不死心的寂寞	86
在不确定中遥想天意	88
白玉与白瓷的意味	90
由绚烂而归于平淡	92
宋诗中最好的读书诗	94
以静观的心情意态看世界	97



宇宙的神经	99
影之美	101
棋与酒	103
宋人比唐人年纪大	105
珍惜此在的美好	107
不牵挂的心,如天地间的精灵	109
人是求真的动物	111
东坡与海棠	113
进一步发现江南的时代	115
对世俗日常生活的充分肯定	117
金橘的趣味	119
有信的秋鸿,无痕的春梦	121
西湖的性格	123
儒家的生命智慧	124
力量与柔情的结合	126
苏轼的临终关怀	128
不可深究的美	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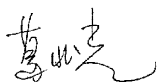


一个纯净的理想世界	133
读书成为人生志业	135
历史上那些无所表现的人物	137
千里马与九方皋	139
守一泓清洁的心源	142
江南客的隐秘情怀	144
月夜不得眠	146
日常人生的诗情	148
中古时代的悲剧英雄	150
宋诗的明珠	153
春风与明月	155
对自由精神的追求	157
物我交感之美	160
大写意的山水	161
什么是春风面	162
天人一体同仁	164
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	166



心中的无价宝	168
荒莽的远古与静止的时间	170
千年前的卖花声	172
春天的奏鸣曲	174
生命的手舞足蹈	176
中国的好对子	178
因同路而珍重	180
梅花的绝命诗	182
千年诗人传统	184
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的意境	186
失败的英雄	188
由漂泊而安顿的一份欣慰	191
无目的的闲趣	193
有梅花的月夜	195
索引	197
编者后记	204

卷前小引



经典无疑很庄重和伟大,不过,在一般生活世界中影响至深的,常常不总是学者皓首不能穷的元典,而是删繁就简加了解说的选本,就像《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通俗选本一方面给人省下了时间,让他在车上马下茶余饭后,很快能亲近那些高深的典册;一方面把经典再经典,经过选家披沙拣金,经由当下眼光锁定,经典被再度提炼浓缩。在现代生活世界里,人们常常没有从俗务中逃脱的机会,这时,精选的“一百句”或“三百句”这样的随身册子,就成了人们的精神快餐。也许很多人瞧不上“快餐”,可是,没有时间从容细细品味满汉全席的时候,快餐也不妨是一种补充体力和精神的选择。记得当年国门初开,《英语九百句》也曾因为简便实用,成为热门读物,当了很多看世界的拐杖和眼镜。

这些年来,拿“经典”说事儿成了社会一大风气,傍“传

〇〇—

统”造势也造就了很多风云人物,不过,我始终有些看法,在这里不妨说一说。一个看法是,千万别把“经典”这两个字理解得太褊狭,有人一提起经典,就想到儒家“五经”加上“四书”,这就把传统等同了儒家,把经典当成了儒经。还有人觉得,也可以把“老”、“庄”算上,可是,这个似乎网开一面的做法还是嫌窄,因为它换了个花样,只承认了“道家”的准入资格,最多满足了思想史家们对古代思想世界所谓“儒道互补”的简单判断。我倒觉得,佛教、道教以及诗词歌赋戏曲里面,那些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东西,若是真的好,不妨也让它得到“经典”的名号。其实说到底,《诗经》里面被两千年恭恭敬敬当经典捧读的这“风”那“风”,当年也不过就是现在的民间小曲,甚至是流行歌曲,唐诗宋词元曲经历了千年吟诵,有什么当不得“经典”二字的?

还有一个看法是,学经典当然是为了温习文化记忆,接续历史传统,不过,传统的关键是在“传”而不在“统”,所谓“传”是发掘自己的资源,加以重新诠释,重建当下的文明。美国已故史华兹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曾诧异道,世界上很多现存的文明古国都有“固守传统的民族主义”,唯有同样古老的汉族中国却流行“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从“五四”以来一路反过来,至今不见停歇。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汉族中国原本是一个传统很厚、自居中央的帝国,在西潮的激烈冲击下,原本的自负和自豪,在颠倒后失衡,便会生出一

种弃旧更新的冲动。就好像人和影子赛跑,一路狂奔,总想着甩脱随形之影一样。这时,人总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紧张让人少了从容和洒脱,焦虑就使人顾不得教养和秩序。为了弃旧更新,各种文化、历史和经典都变得像时装,没有自信的人总是一件一件衣服穿上,又急急地一件一件脱下,仿佛哪一件都不称身,所以,没有消停和从容的时候。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在群体社会中人人按照秩序行事,就连“自由”,也得有己也有群,有权也有界,秩序便是边界,就像按节奏跳舞一样,任何抄截越次、鼠目寸光的行为都不是文明,也叫做没有风度。什么是有风度?如何才能有风度?一个途径就是多读一下经典,多看一下传统,心中有几千年的底气,肚里有若干册的书本,或者就能够让人变得自信一些,而自信则能使人从容一些。

“传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一本题为《为传统声辩》(*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的书里说,“传统是死人的活信念,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念”,这话很对。一方面我们绝不是要离开传统开辟新路,这种“把历史归零的幻想”并不切实际;另一方面我们面对过去,也绝不想寸步不移地死守这个“信念”。我想,在当下语境中重新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创造地诠释传统的途径。

不过,“诠释”两个字相当沉重,它意味着既不能远离文本的旧含义,却又要解释出经典的新价值,要在这种既旧且

新之中,传递经典延续传统。因此,如何重新解释经典,让它与现实生活世界产生共振效应,是很难的。这套书里的作者,他们是真正的专家,虽然他们不能像时下一些诠释者那样,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依傍就可以裁出一件叫做“经典”的全新时装,但是可以相信,他们会借助经典的原料,端出一盘既原汁原味又很具新意的精神菜肴。有人说,一个时代需要有一大批具备充分知识、深信自己传统又坦然面对世界的人,由他们来诠释经典和传统,并赋予这个时代的知识风尚和思想趣味;只有这样,他们所深信的传统、他们所尊重的经典、他们解释世界的语言和词汇、他们的秩序感和教养,甚至他们的衣着、语调、乐趣与爱好,才能够形塑这个时代的既深厚又普遍的文明。

这话我相信。

2007年4月13日写于复旦光华楼上

摇一竿星星当灯烛



古人说,撞星扪天。拿一根竹竿上屋,捅捅天幕,打下一星来作灯烛,何等快意,这是古人的童心。余生也晚,撞星不得,扪天亦不得,而喜读唐宋诗,也是看满天的星星,心生美意,想象那一天的碎星星,恍然间摇几个下来当灯烛,于是就有下面的诗话,都是破碎片断的,不能成章,聊复尔耳。

本书的体例是:一、以句子为中心,发扬古代的摘句批评传统。二、努力尝试将相同的题材,不同的表现,放在一起。从一句诗,“联想”到另一句诗。三、文字随意,当长则长,当短则短。四、说是一百句,其实不到一百句,凡事都要留余地。这里也留空,让读者将自己喜欢的名句,接着写下去。

黑暗深重之际的烈士之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野望》

初唐诗人王绩名句。写隐居山中，所见黄昏暮色来临时的风景。在诗中，深重的秋意，苍茫的暮色，往往有深意，融注诗人对时代的忧患。

中国文化对于新旧转换的时代特为敏感。但是王绩归隐东皋的时候，正是贞观初年，那本不是一个乱世来临呀。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反而是一个大时代来临前，他就退隐了。你说是乱世，我们却说是治世，如何解读这个矛盾？

其实，从他个人的角度看，他那时由于哥哥王凝弹劾侯君集，从权贵长孙无忌那里，遭受了政治打击，他也被弃抑而不用。对王绩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好的时代么？这表明文学与历史不同。文学是个人的世界，在治世里，也有个人的乱世。同样在乱世里，也有个人的治世。

何况，新旧时代转换之际，新中有旧，治中有乱，天亮之

前,最为黑暗,可能比旧时代更为可怕。所以他坚持自己的操守,而不为“乱世”所左右,也不仅是他个人意义上的“乱世”。古人评此诗“结处方露己意”,也就是点出全篇的主旨。“三、四喻时之衰晚”,这个“衰晚”的时代就是《周易》里所说的“天地闭,贤人隐”的时代。

三四两句“秋色”、“落晖”一方面是写景,一方面是时代的寓意。所以结尾之处要以“采薇”来寄怀,表达追随古之义士伯夷叔齐的意愿。

在此千山一沉日、万树一萧瑟的背景下,人也必然是“壁立千仞”的大人气象。近人王国维《人间词话》很重视此二句: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说出了中国诗歌中一个重要的抒情传统:在黑暗深重之际的烈士之思。

原诗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联想

今古骚人乃如许，暮潮声卷入苍茫。

唐诗发现了无限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王勃名句。“风烟”一词并非唐人的独创，六朝的北方诗人，如阴铿、王褒、顾野王等，都用过这个语词。这里有什么不同？

我以为都没有这里明朗、寥廓、大气。而且跟“望”搭配在一起，它表明了唐代诗人已经不仅仅是用“经验的眼睛”看天地，而且是用“想象的眼睛”看世界。你拿一个“风烟”来给我看看？其实是拿不来的。日本史家宫崎市定曾说：“唐诗发现了无限。”以前这种无限并不太明显，唐诗开始自觉了。“风烟”便是这样一个词语，不是用“经验的眼睛”，而是用“想象的眼睛”去看世界，可以“置万山于己膝”，“纳千里于眼底”。风烟不可以用于小景，一定是用于大景。王维“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杜甫“衢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树秋”，从人间遥望瑶台，自长安远眺巫山——这种万

里“风烟”之外的景象绝不是经验的眼睛所能企及的,而完全是由想象的眼睛才能把握得住的。这就是“发现了无限”。

“风烟”一词的妙处,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来获得认识。诗歌里还有大量类似的词语,像“水烟”、“江烟”、“野烟”、“空烟”、“浮烟”、“寒烟”、“云烟”等等。但这些词语,它们不是太过于具体了,比如“浮烟”、“江烟”、“野烟”,人间味太浓郁了,便是太过于空无了,一下子遁入道家仙山的感觉,如“空烟”、“云烟”。而要表达这种举目千里,一片缥缈的世界,只能用“风烟”——隔得又远,又有情意,不是那种道家世界的烟,能把握得住,又很大气,不是那种梦幻的烟。“风烟”的妙处就在这里。

“风烟”是属于壮游的生命的词语。王勃另有一句诗:“鼓楼低晚照,乡路隔风烟。”“风烟”用在这里,既有一种动身时刻、上路的感觉,要到远方去,但是那远方又是可以企及的所在,是一个比较明朗的、充满希望的世界。中国古代诗人历来有一种“宦游”的传统,唐人更是成为风尚,初唐人李义府,还写过七十卷的《宦游记》。但是这不仅是寻求做官进身机会的周游,而且也是书剑飘零、浪迹天涯,或者可以称之为“生命的壮游”。而“风烟”一词就特别能表达初盛唐诗人这种“壮游”的生命气息。因为它将诗人离家时悲哀的情绪变成一种生命的壮游。诗歌词语最好的搭配,是让每一

个词语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地凝聚成为诗歌的一个完整生命体。它不是松散的、任何词语都可以杂凑进去的一个组织,它的每一个词语构件都有如晶体一般拥有一个共同的“统一场”,从而凝聚成最终的诗的晶体。

同时代的四杰之一卢照邻,后来“预为墓,偃卧其中”,有《五悲》诗,其中有两句是:“自高箕颍,长揖交亲,以蕙兰为九族,以风烟为四邻”,风烟,很是壮怀激烈。

某种意义上,诗人就好比炼丹的道士,九转灵砂,是一世的修炼。好的词语,其实是诗人一生的成就,也是时代一代人的成就,最能表达时代士人的心声。“风烟”一词的搭配,的确是很能反映初唐诗歌的“生命气象”。

原诗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联想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